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三十四回 惡妖精口中設城府 莽和尚腹內動干戈

詩曰：千重雲水萬重山，南北東西道路寬，  
浪跡浮蹤何處覓？心頭痛癢自相關。

又曰：

形骸授去偏無影，精爽通來若有形，  
慢道昭昭還寂寂，須知赫赫在冥冥。

話說不老婆婆，被小行者推跌了一跤，急急爬將起來看時，小行者已提著鐵棒過山去了，欲要去趕，又因被小行者鐵棒攪得情昏意蕩，玉火的鉗口散漫，料趕上也夾他不住；欲待任他去了，心下卻又割捨不得。乃長嘆一聲道：「我不老婆婆既得了此玉火鉗，這孫小行者受仙傳了此金箍鐵棒，自然是天生一對，就該斷伴著朝夕聚首取樂纔是，奈何彼此異心，各不相顧？他既攜了金箍鐵棒遠上靈山，皈依佛法，卻叫我這玉火鉗何處生活？若再別尋枝葉，料無敵手，也終不免熬煎。罷罷罷！自古有情不如無情，多欲不如無欲，惺惺抱恨，不如漠漠無知；若使孤生不樂，要此長顏何用？不老何為？莫若將此靈明仍還了天地，倒得個乾淨。」大叫一聲，提起玉火鉗照著山石上摔得粉碎道：「玉火，玉火！我不老婆婆為你累了一生，今日銷除了也。罷罷罷！天地間萬無創而不復之理，拼我不老婆婆填還了理數吧。」遂照著大剝山崖上一頭觸去，豁喇喇一聲響亮，好象共工一般，連天柱都觸倒了。小行者提著鐵棒正往前趕，忽聽得後面響聲震天，急回頭睜開火眼金睛一看，只見老婆婆撞倒在石崖之下，不知何故。復轉身回來，近前細看。但見：

萬片冰魂飛白雪，一頭熱血濺桃花。

小行者看得分明，方知是不老婆婆摔碎玉火鉗，自觸死在山崖之下，心下好生不忍。正打算叫眾兵將與他收尸埋葬，不料眾兵將看見婆婆觸死，小行者又來，大家無主，一霎時跑個精光。小行者沒法，又打算進山去叫人，纔要進去，只見山中老老小小跑出無數女子來，走到不老婆婆身邊，也不管婆婆死活，大家只將摔碎的玉火鉗每人拾了兩片，各各四散逃生了。小行者看見，嘆息道：「婆婆雖死，這玉火鉗被眾女子盜去，只怕又要遺害無窮了。」看見山中無人，只得念咒喚山神、土地將婆婆尸首埋了，然後縱雲來趕師父。正是：

道中還有道，情外不無情。

小行者來趕師父。這唐半偈正勒馬回頭觀望，忽見小行者趕到，滿心歡喜問道：「徒弟呀，你來了麼！虧你怎生得脫他的情絲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他的情絲如何縛得我住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就是情絲縛你不住，玉火鉗也要將你夾住，怎肯輕易放你！莫非你弄法兒不乾不淨不明不白逃走了來？惹他趕將來，又要帶累師父哩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是哪樣沒用的夯貨，被他將耳朵夾住，沒奈何跪著賭咒，方能夠與他講得乾乾淨淨明明白白，不須逃走？我雖是逃走來的，卻不消跪著人賭咒。」豬八戒羞得捂著嘴，不敢開口。唐半偈道：「履真呀，你不要理他，且說你怎生脫來？」小行者細說了一遍。唐半偈聽了，嘆息道：「人身難得，何貪欲熏心迷而不悟遂至於此！真可憐他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此乃自作自受，不必憐也。但摔碎的玉火鉗又被眾女子竊往四方，恐傳流後世又要造無邊孽障，真可憐也！」師徒們又嘆息了一回，方放馬往西而行。正是：

世情偏不悟，佛眼甚分明，

不到身成佛，焉知世溺情。

唐半偈師徒們又平平安安行了千里程途。忽一日，行到一層高嶺之上，往前一望，只見前面遠遠的有無數人家，也有城池，也有樓閣，也有樹木，也有寶塔，□分繁盛。唐半偈道：「望那裡面人家眾多，莫非與靈山相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靈山佛地，祥雲縹緲，瑞靄霏微，不似這等陰陰晦晦，多分還不是。」沙彌道：「就不是靈山，你看樓臺遍地，塔影凌空，必定也是個有名的所在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一路來都是山林僻路，並無大戶人家，這幾日腹中半飢半飽，委實難支。前面如此熱鬧，就不是靈山，也定有大叢林，且去吃他一頓飽齋再處。」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下嶺來。又行了七、八里路，並不見有人家，唐長老疑惑道：「分明看見偌大城池；怎麼不見？」沙彌道：「方纔在嶺上高，故此看見。如今下了嶺來是在低處，故看不見。再走幾里自然到了。」師徒們又行了七、八里也只不見，唐長老心下愈覺狐疑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必狐疑，待我跳到空中看一看來回你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去看看最妙，有人家，沒人家，我們好放心前行。」小行者得了師命，就將身一縱，跳到半空，睜開火眼金睛往前一望，只見茫茫一片都是曠野，哪裡有甚城池人家？心下詫道：「這地方又是個古怪的了。」正低著頭思量，忽當面地上吐出一股白氣來，一霎時就布有百里遠近，白氣中忽然又現出一座城池，無數人家，市井街道，宛然一個大都會。小行者看見大驚道：「這光景不祥，定是甚妖怪弄的玄虛？他三人莫要落了他的圈套纔好。」急忙忙落在原處看時，唐長老與豬八戒、沙彌並那龍馬、行李，俱不見蹤影，連連跌腳道：「我就怕落他的圈套，今果被他騙去！卻如何區處？」欲要也撞將進去，奈他是個虛氣幻成的，怎生著腳？欲待不進去，又無處打聽消息，只得又跳到空中，繞著那城池、樓閣查看蹤跡，卻又人煙湊集，與世間無異。

正忍不住打算落下去看看時，不期那城池、樓閣又漸漸消磨，仍是一片白地。要尋個人問，卻又遠近並無人家，只得念一聲「唵」字真言，叫道：「山神、土地何在？」叫了幾聲，並不見有神出來。心下焦躁，取出金箍鐵棒來攥在手中，大喝道：「什麼大膽的毛神？怎敢不聽我的使喚！」喝聲未絕，只見西南角上，一個白鬚短老兒拄著條拐杖，拐著腳飛一般跑將來，朝著小行者跪下道：「小神不知小聖到來，迎接來遲，萬望恕罪。」小行者大怒道：「好毛神！你倚著那個妖怪的勢兒，不服我使令？」土地道：「但是天上的仙佛就可役使天下的土神。小神多大的職位？怎敢不服小聖使令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服我使令，為何連呼兩次方來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地方廣闊，一望無涯，又沒有人家田舍，小神直住在西南上，離此甚遠，故此來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既路遠趕來，也還可恕。怎麼山神並不見影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地方周圍數□里一片平洋，並無尺寸之山，從來沒有山神，故無人迎接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自從乾坤定位，便高者為山，深者為川，哪個沒山之理？」土地道：「小聖有所不知，這地方原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，都是人心造出來的一重孽海，是非冤孽，終日播弄波濤，世人一墮其中，便沉淪不出；後來我佛過此，憐念眾生墮落，大發慈悲，遂將恆河沙填平了，故俱是一片平洋，沒有高山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自古有人斯人土，有土斯有財，既孽海填成平地，自當有人居住，田地耕種，為何竟作一片荒郊曠野？」土地道：「當年地土初平時，人民田地原也□分茂盛，只因我佛填恆河沙中誤帶了許多雜種在內，不意年深月久，那雜種受了孽海的餘戾，竟化成一片蜃氣；那蜃氣月久日深遂成了精靈，竟將這些人民、田舍都吞吸在肚中吃了，故此止存了一片平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那蜃氣怎樣吞吸人？」土地道：「那蜃氣有時結作城池、市鎮、人物、草木，與世間無二，人不知道，走了進去，便一口氣吸入肚中去充飢了。」

小行者聽了大驚道：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我唐師父與豬、沙二弟，行李、白馬，定是被他吞吃了。」本地道：「唐聖僧既有小聖護持，為何容他吞吃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因初來，不知地方深淺，跳在空中去觀看，見他吐氣甚凶，急急下來報知，他師徒三人已不知去向，豈不是被他吞吃？必然死了。」土地道：「若是這等，想來吞吃是有所不免，只怕還未必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吞吃了，怎麼不死？」土地道：「這蜃妖喉嚨大，肚腹寬，吃在肚裡的東西常整個月還是活的，小聖須急急去救，也還不妨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起初現出城池、市井，雖是虛氣，也還就他虛氣揣度，哪裡是口，哪裡是腹，也好設法去救取；如今一片平洋，連虛氣也沒了，叫我從哪裡下手起？畢竟還是你土地在此為一方之神，知道他的來蹤去跡，快快說來，免我動手。」土地道：「小聖差矣！土地，土地，只管地上的事情；他若有巢穴在我土地之上，將唐聖僧窩藏，我做土地的不報，便應受責罰。如今連這蜃妖也是有影

無形的精怪，何況他彎彎曲曲的肚腸，知他放你師父在何處？怎生責罰起小神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與你無干，饒你去吧。」那土地得放，就一閃不見了。小行者拿著條鐵棒，在那一片白地上東邊尋到西邊，南頭找到北頭，雖遠遠看去象有一團黑氣，及趕到面前那一團黑氣又遠遠在別處去了，並無一毫蹤跡。自家孤孤淒淒，一時苦上心來，止不住痛哭起來，道：

「一自從師西土來，如影隨形未分開，  
何期半路遭奇禍，不料中途受妄災，  
實實虛虛何處覓？生生死死費疑猜，  
痛思聚散須臾事，怎不教人淚滿腮。」  
小行者尋師痛哭，不題。

且說唐半偈，正在路中打發小行者跳到空中去觀望，忽前面現出一座城池，市井街道，宛然一個冲繁郡縣。豬八戒看見大笑道：「師父，我們眼花了！這等一個熱鬧去處，又叫師兄去看些什麼？他看了來又要誇是□大功勞。莫若我們先進去，尋個大叢林歇下，叫他收拾起齋來，等他來同吃，也顯得我們大家有用，不單單靠他一人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我看這城中□分熱鬧，倘我們進去坐在叢林裡面，他來時錯了路尋不著，豈不費力！不如還是等他同去的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今日過午不久，若是吃齋快些，還走得三、五□里路，倘痴痴的等他，那猴子有要沒緊的，知他幾時纔來？只好在這地方宿了。」唐半偈西行心急，聽見說吃了齋還有三、五□里路走，便就統口道：「吃了齋再趕行些程途固好，只怕你師兄回來尋我們錯了路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老師父忒過慮！我們進城只在大街上尋個叢林進去，卻叫沙彌牽著馬站在寺門口等地，那猴子好不賊滑，怎生會錯！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們就先進去吧。」便把馬一拎，師徒三人相趕著竟入城來。進得城門，先是一座長橋，過了長橋纔看見城圈。師徒們到了城圈邊往裡一望，只見裡邊黑洞洞也不知有多少深遠。唐半偈心下著忙道：「徒弟呀，這城門怎這等黑暗，與別處不同，莫不有甚利害？不如還等師兄來同進去吧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各處風俗不同，我們來了幾萬里路，怎能夠都是一般？這城池高大，故城圈深遠，有甚利害？就等了師兄來，這是西行個的路，也少不得要進去。師父若怕黑暗，等我牽著馬慢慢走，叫沙彌挑行李緊緊貼著師父的身子同走，怕些什麼？這瓮城就深遠也不過半箭一箭，難道裡面大街都是這等昏暗不成？」唐半偈的馬已到城圈邊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聽豬八戒牽了進去。不期纔走進去得三、五步，忽颼颼的一股腥氣，就是三□三天上的罡風一般，往內一吸，將他師徒三人並龍馬竟吸了進去。一霎時身不由己，竟吸去有數□里之遙，撞著了一間房屋方纔擋住。幸得師徒三人牽連在一處，還未曾失散，雖一路來跌跌倒倒，卻喜撞著的牆壁還都柔軟，並未損傷。此時，師徒們都嚇呆了，定了半晌神，唐半偈方纔醒轉來，問道：

「徒弟呀，我們還是死了還是活著？」豬八戒嚇得身子只是發抖，哪裡答應得出？沙彌勉強應道：「我們進了這座城來，活是莫想活了！但此時尚有氣說話，還象是未曾死的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未曾死，你可細細訪問這是什麼所在？」沙彌道：「大家跌得昏天黑地，叫我哪裡去訪問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豬八戒為何不做聲？」沙彌道：「他要趕進城來吃齋，想是齋吃多了，說不出話來。」豬八戒睡在地下，聽見沙彌說他，沒奈何，咕咕唧唧的說道：「兄弟，莫要取笑我了，我也是好意思要趕路，誰知造化低，忽被孽風吹到此處，睜著眼看不見天，莫非此處又是一個羅剎鬼國？」沙彌道：「若是鬼國也還該齊整些，怎這所在摸了去齷齪齷齪，不成個世界，莫非走到地獄裡來了？」

大家猜疑了許久，沙彌忽然看見豬八戒閉著眼揉腿哩！忙踢他一脚道：「二哥，快開眼！你看有些亮影了。」豬八戒聽得，急睜開眼看，果然看見師父盤腳坐著，白馬立在旁邊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想是哪個善人積陰鷲，開個天窗了？」唐半偈想了想道：「不是開天窗，還是你元神充足，坐久了發的慧光，古人調虛室生白，即此意也。既有亮光，可細細看這是什麼所在？」豬八戒聽見，連忙爬將起來，東張西望，方看見擋住他的那間房屋卻不是房屋，乃是一座小廟兒。心下暗喜道：「既有廟宇，就不是僧家也是道家，且進去告訴他一番失路的苦楚，問他化些飯大家吃了，也可遮飾前言，免得沙彌笑我。」忙走到廟前一看，只見廟門上橫著一個匾額，一時亮光模糊看不明白，心下想道：「多分是個土地廟兒，若不是土地廟定是個火神廟兒。」又走近一步，定睛細看，方看見廟匾上寫的是「五臟之神」四個大字，再揉一揉眼睛看得分明，方著慌道：「我聽見說人肚裡方有五臟廟兒，難道我師徒三人這等命苦，竟吃到人肚裡來了？」忍不住大哭起來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我們已被人當魚肉吃在肚裡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靠著的不是個五臟廟兒！若不是吃在人肚裡，如何有五臟廟兒？」唐半偈想了想道：「你說得不差，我們果被妖精吃了。」沙彌道：「二師兄的話也還是揣摩，怎師父就信了真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不是我輕易信真，細細將情理揣度，其實一毫也不差。」沙彌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們在嶺上就望見城池，及走了一、二□里反看不見，又叫孫履真去探望，忽又現出城池，或有或無，自然是妖精變化迷人的了！後來我們進城，先過了一條長橋，豈非妖精之舌？後到城圈邊，黑洞洞一望無際，豈非妖精之喉？繞入城圈，就被一口氣直吸到這裡，這裡又有五臟廟兒，豈不是明明在妖精肚裡？再有何疑！」豬八戒聽見，一發大哭起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們師徒三人前生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障？今世裡受此冤報！」唐半偈道：「死生夢幻，哭之何益？」豬八戒哭道：「我們今日還嘴巴巴是三個講經說法的和尚，再過幾日就要變做妖精的臭糞了！叫我如何不哭？」沙彌道：「二哥，不要這等膿包！我三人雖被妖精吃在肚裡卻又不死，尚有大師兄在外面，他若曉得了自然前來救護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救是來救，只是這遭有好些難救哩！」沙彌道：「這遭為何難救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往常問師父被陷，或是藏在山中，或是捆在水裡，皆有個窩巢可以訪問，如今被妖精吃在肚裡，叫那猴子哪裡去打聽？若是打聽得知我們被妖精吃了，只道我們死了，一發不想救護了，怎不難？」沙彌聽了也著驚道：「是呀！這卻怎處？除非央人寄個信兒與他纔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說話一發好笑，一個妖精肚裡有誰人來往寄信？」唐半偈沉吟道：「要寄信倒也不難，只是要叫履真受些痛苦，我心不忍。」沙彌道：「師父呀！我們如今在九死一生之時，若有人寄信，便叫大師兄受些痛苦也顧他不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原來也會說謊，他在那裡，我們在這裡，誰人寄信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倒不是說謊，當初他尋到我處來皈依的時節，他住在傲來國花果山，隔著兩大部洲，毫無因緣，多感唐玄奘佛師傳授了我一篇定心真言，叫我三時默念。但念時，你大師兄便頭痛欲裂，所以尋聲來歸，做了我的徒弟。」豬八戒笑道：「師父既有這樣靈咒兒，怎不時常念念弄這猴子頭痛要子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他一路吃辛受苦，百依百順，怎忍再念？今在死生斷絕之時，也是沒奈何，只得硬著心腸念一兩遍，使他知我性命尚存，好設法來救護。」沙彌道：「師父既具此神通的妙理，須快快念咒，不可遲了。」唐半偈不得已，只得盤膝而坐，默默念將起來。

正是：

驚中菩薩能跌坐，蛤裡觀音善誦經；  
莫道傳聞部是謊，須彌芥子具精靈。  
唐半偈在妖精肚裡，默默念定心真言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在一白地上找尋不著蹤跡，滿心只道師父被妖精吃在肚裡死了。正淒淒惶惶沒處做道理，忽微微頭疼起來，大驚道：「我的頭從來無故再不曉得疼痛，怎這會子忽然痛將起來！莫非師父還未曾死，念咒咒我？」正在躊躇，頭痛忽又住了，心下無限狐疑。過了半晌，忽又疼痛起來，方大喜道：「這頭忽痛忽止，止而又痛，定是師父未死，通信與我，叫我救他。但你陷在妖精肚裡，比不得尋常有個巢穴可尋，況此時連妖精的形影也無，卻叫我哪裡去用力？」正在尋思無計，忽白地上又現出一座城池來，與前一樣。小行者看見，知道城門是妖精的口齒，不敢進去；忙跳到空中，取出金箍鐵棒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得有數丈長，把腰一躬也變做金剛一般，遂低了雲頭，照著城池、樓閣一路打來。只聽得東邊響亮一聲，倒了城牆，西邊豁喇一陣，塌了寺壁，寶塔九層，一霎時傾頽了七、八，居民萬室，頃刻間掃蕩了千家。

原來這城池果是一個蜃妖吐氣結成的。這蜃妖結此城池吞吸人物是他的常事，原未嘗有意要吃唐長老。不期唐長老晦氣，恰恰送入他口中吞在肚子裡，連蜃妖也不知道。今忽被小行者鐵棒一頓亂打，直打得落花流水。幸喜城池、樓閣大半是虛氣結成。妖精

本身卻不曾損傷，只打落了幾個牙齒，急得他暴躁如雷，和身一擺，將一腔墨黑的毒氣都吐了出來。一霎時，烏雲滿布，腥臭難聞，沖得那小行者立身不住，忙收了法身跳到空中，再往下看，見明明一片白地忽成了一重黑海。心下想道：「這妖精若現了真形，便三頭六臂也可以力拿他，如今象烏龜一般，不知將頭縮在何處，但以此惡氣加人，就象方纔打他這一頓棒，他似有如無，料不至傷殘性命。況師父已吃在他肚中，倘救遲了，有些不測，卻如何區處？我想蜃妖原係海中之物，龍王為水族之長，自然有個制他之法，莫若去尋龍王來要他驅除，不怕他不為我出力。」算計定了，遂一筋斗雲竟到西海而來。到了海中，巡海夜叉看見，認得是孫小聖，忙去報與龍王知道。龍王慌忙出來，迎接進去，分賓主坐下。龍王先問道：「近聞小聖奉唐聖僧已近西天，功行將滿，不知有何事故又蒙垂顧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西天功行卻也差不多了，不期行到一處，遇著一個蜃妖作怪，口吐毒氣，幻作城池、市鎮，將師父師弟三人並龍馬、行李哄入去，都吞在肚裡，我要與他廝殺，他有影無形，沒處用力。我聞蜃乃海中之物，原屬賢王管轄，為何縱容他到平地上去害人？故特來請問。」龍王聽了就先辯道：「小聖莫非訪差了？蜃雖雉鳥所化，不是魚龍之屬，卻畢竟以水為生，非大海不有，如何平地上得有蜃妖為害之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賢王辯得亦自有理，但據那方土地說起來，此地原是一重孽海，因我佛慈悲以恆河沙填平，沙中誤帶雜種，故釀成此物，雖非賢王放縱，然畢竟是賢王管下族屬。今也不與你講那些閑話，只要賢王用些神通，捉住了他，救出師父，便大家全了情面。」龍王道：「原來有這些委曲，小龍如何得知？要拿他也不難，小龍只消將金肺珠把他的毒氣斂盡，小聖自會捉他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如此妙甚！便求賢王速行，恐怕遲了誤事。」龍王不敢遲留，忙進宮去取了金肺珠帶在身邊，遂同小行者走出水晶宮，上了海岸，駕雲前往。

不多時到了孽海舊地，只見蜃妖吐的黑氣霧沉沉密密還未曾消歇。龍王看了，大怒道：「就是海中蜃魚幻化樓閣、樹木，不過吞吸些鳥雀充飢，怎這孽障竟吐些無邊毒氣，將此千里居民都吞吸盡了，真罪不容於死矣！」遂取出金肺珠托在掌中，低下雲頭，在黑氣上面團團轉了一遭，真是理有相生相克，物有能制能從。不一時，那些黑氣就如雪消冰解的一般，頃刻間散個乾淨，忽露出一條不象龍，不象魚，又不象龜，又不象鼉的一件怪物來，在地下游行。龍王看見，忙對小行者道：「小聖，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？」小行者遂取出金箍鐵棒迎風一晃，有碗口來粗細，忙趕上前照著怪物劈頭便打道：「好妖精！你的城池哪裡去了？你的樓閣哪裡去了？你的市鎮人家哪裡去了？你還能吐氣吸人麼？」那蜃妖雖是精靈，卻尚不能言語，見小行者鐵棒打來，料當不起，只得沒命的往闊處奔去。小行者哪裡肯放，大踏步隨後趕來，七八趕上，那蜃妖急了，忙回過頭來張開城門般的一張大口，要吞小行者。小行者恐遭毒口，急急退回數步，正打算要跳在空中用棒下搗，忽見那怪物陡然躍起，山搖地動的叫了一聲，便跌倒在地，動彈不得。小行者看見，猶恐有詐，反不敢上前。誰知卻是豬八戒與沙彌在肚裡被那妖怪奔來奔去，顛簸得跌跌倒倒，又聽見外面吆喝之聲，諒是小行者與他賭鬥。沙彌忽然醒悟道：「我們好呆！師兄既往外面廝殺，我們何不內外夾攻？」豬八戒被沙彌點醒，啐了一口道：「我真真呆了！」就提起釘耙，先將他的五臟廟兒一釘耙鋤倒，沙彌便豎起禪杖乘勢往上將脊梁骨一搗，不期用力太猛，不但將脊梁骨搗斷，連皮都搗通了。那蜃妖忍痛不過，故跌倒在地死了。豬八戒見脊梁上搗通，透進亮來，滿心歡喜，忙叫道：「師父，造化了！妖精脊梁上開了個不二法門了。」沙彌笑道：「師父，不要聽他！妖精脊梁怎稱得法門？只好算做個方便門罷了。」唐半偈此時跌得顛顛倒倒，正閉著眼在昏聩之際，忽聽得兩個徒弟歡喜說話，睜開眼見旁邊一個窟窿透進亮光，看見天日，也自歡喜，便道：「徒弟呀！既有門就該出去了。」豬八戒忙到透亮處鑽出頭來一張，叫聲：「慚愧！」但見小行者手拿著金箍鐵棒，正在那裡審看妖精，豬八戒大叫道：「大哥，不消疑惑著了，妖精已被我們搗斷脊梁筋，斷送了他的五心三臟了。」小行者猛然看見，滿心歡喜，忙問道：「師父怎麼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好好的。只是洞門小，被妖精皮裹了頭，卻出來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打緊！」遂將金箍鐵棒迎風一晃，變做一口風快的屠刀，照著妖精脊背豁喇一聲劃做兩半，沙彌用禪杖撐開。一霎時，他師徒四人依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豬八戒忙攙了唐長老，沙彌挑了行李，歡歡喜喜的走了出來。唐半偈問起緣由，方知虧西海龍王收了毒氣，纔能成功，遂向空拜謝。龍王辭別了小行者，自回海去。師徒四眾正打點行程，忽西南上蜂擁的趕了百餘人，圍繞著他師徒四眾拜謝說，虧他們除了地方大害。小行者道：「妖精方纔打死，你們偌遠，怎生得知？」眾百姓道：「是土地公公顯靈，先報我們得知的。」定要請了回去過夜。唐長老卻不過眾人好意，只得看著眾百姓去安歇了一宿，次日方脫身早行。正是：

最輕者死生，最重者功行。  
死生惟一身，功行在萬姓。  
不知唐長老此去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